

梁弄晓岭街

□黄志昌

古镇梁弄，有着一千八百年的老街长弄，东西走向，全长约一公里。它西起旧时梁弄集镇最繁华的“三叉路口”，与南北走向的直街连接，成“丁”字形，东至东溪大池头，与斤岭古道相连，直通晓岭（今鹿亭乡晓云村）至宁波。因此，当地百姓称之为“晓岭街”。

晓岭街并非笔直，稍有微弯，成弧形。它与所有的老街相似，街面窄窄的，只有三四米宽。早先的路面都是用“鹅卵石”铺嵌，没有水泥辅助，故有点凹凸不平。尤其是到了下雨天，卵石表面像搽了油，滑得很；寒冬里，卵石外露部分结着一层冰晶，很会捉弄过往行人。不过，两边好心的店主一大早会用开水或洗脸水冲刷卵石路面，使其融化，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地行走了。后来，人们用方石块替代了卵石，走起来就舒服多了。

晓岭街两旁都是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屋，有独层的“高平屋”，也有两、三层的“吊口楼”，错落有致。南北两边面面相背，形成街面。老街门面大多用杉木板装饰，楼上开窗“吊口”，楼下店铺装有可以脱卸的“牌门板”。为防止搞错，每块牌门板上都编写着醒目的序号。店门外的“阶沿石”为避免店堂进水，都略高于卵石路面。店铺虽然简朴，却样样俱全。有烟酒百杂，有客栈饭店，有裁缝理发，有圆木铁器，有漆店染坊，有山货竹木，有酒肆茶楼，还有豆腐店、香烛店、柴行、米行、糠行，算命卜课店等。

旧时的晓岭街，虽古朴简洁，却也显示出热闹繁荣。除了本镇人逢市赶集，还有挑着“白袋皮”（便于爬岭盛装货物的白布袋）的山里客，那些“白袋皮”上都写着“河南褚氏”、“东海徐氏”、“江夏黄氏”等郡名字样。他们大多来自晓岭、茭湖、鹿亭、大岚等周边山区。年末腊月里，山客们半夜就动身步行，天蒙蒙亮就到了晓岭街里，带着自产的农副产品来销售，如淘箩饭篮、竹椅扫帚、茶叶笋干、竹篾箩筐之类的换取钞票，再在老街店铺中购置需要的年货回去。若是到了中午时分，山客们在老街饭店用餐，酒足饭饱之后，挑上装满年货的“白袋皮”赶路爬岭，一路辛苦不说，到家也得傍晚时分。那时，晓岭街上随处可见“白袋皮”的影子，山客们憨厚实惠，而当街的店主也热情好客，喝口茶，洗个脸，借把伞，甚至借点钱、吃顿饭都不在话下，而且是常有的事。

梁弄弄堂多，许多条弄堂横穿连接着晓岭街，什么“豆腐店弄”、“墙里弄”、“大厅弄”、“源和弄”、“姚家弄”、“秀房弄”，还有好些叫不上名的小弄，纵横交错，如经脉似的连通着晓岭街。

临街的几处古建筑，名望也十分显赫。最东首的“小源和”老宅，坐北朝南，四面高墙围抱，前后两进，两翼左右厢房，中为石板天井，颇有北京“四合院”之韵味。整个建筑典雅古朴、气势端庄。早先宅主开的是“源和米酒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指挥中心，领导浙东人民抗日寇。当年有一位美籍飞行员托勒特，身负日军炮击之重伤，经新四军游击队营救，在“小源和”里养伤一月之多，受到当地军民的精心扶理调养，康复后还穿着“源和妈妈”亲手缝做的布鞋回到美国，一时被传为佳话。现在，这里是全国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小源和”相隔不远的是“旗杆墙门”务本堂，是古镇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清乾隆年间，当地有位黄姓学究考上举人后，衣锦荣归，大兴土木，建造楼群数十进，被当地百姓称之为“大厅里”。他还在家门口的宗洞前立旗杆石，石上镌刻中举人姓名及中举年月，以显示门第，光宗耀祖。今日，“大厅”依在，而“旗杆墙门”却是匿迹无踪。

老街中段，靠近姚家弄之处，有被称为中医世家的“庆云轩”，宅宇深邃，黄氏世代行医，且医术精湛，闻名远近百里，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

临街的还有“乾元道地”，它是一处清代古建筑。走进古朴的墙门，映入眼帘的是坐北朝南的11间主楼和东西两厢9间侧楼，围成一个偌大的道地，地面全用鹅卵石铺成，据说可以摊放100块晒谷竹篾，故称“乾元大道地”。宅主姓舒，在镇上开着一间乾元南货店。舒氏靠经商致富，在镇上是能排得上的大户人家。店铺开在晓岭街最西端的“三叉路口”，经营鱼鲞、火腿、桂圆、荔枝等几十种南货。糕点茶食按四季搭配制作，少说也有百余种。雇有六七个大师傅专做茶食，其中就有寸金糖、雪枣、麻枣、大糕等，特别是“南货店大糕”被称为梁弄一绝。舒氏重视教育，子孙人才辈出。考入清华大学的很多，称为“一门三清华”，名振乡里。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梁弄的直街、横街、晓岭街等老街已不堪重负，因此，新建的镇中路、正蒙街及如意路分别承担起老街的重任。

今日晓岭街，人影稀疏，店铺成了居室，街路成了摆设和通道。它仿佛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老了，静了。当你走在老街的石块上，脚下发出“笃笃”之声，好像在聆听岁月沧桑，在回味着当年的繁荣与热闹，演绎一段激昂而富有韵味的往事。

背景图为晓岭街“小源和”老宅

老街典故

沙村的三株“名”树

□李本挺

沙村位于鄞州区塘溪镇，村庄依山而建，村庄及四周林木茂盛。在众多树木中，有樟树、圆柏、银杏三株树，论其树龄，并不算长，论其树种，也较为常见。但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三株树都记载着一段传奇故事，显得尤为特殊，堪称三株“名”树。

相传，沙村背山面田，每至夏季台风来时，风力尤盛，为此在村东南筑起长堤，沿堤植松树以挡狂风，村民将此称为青龙，而青首即是沙村村口的古樟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樟树树干粗壮，遮荫避日，树下经常聚集着农闲的村民和追逐玩耍的儿童。樟树曾经是沙村的标志性景观。即使现在已没人民房之中，但依然可以在远处看到它高大的树冠。

1983年10月，一位耄耋老者回到沙村，他特意来到樟树下久久凝视，并独自俯身在树下抓起一把故乡的泥土，随手放进中山装的口袋里。当随行的亲属不解地为他拂去衣袋口沿的灰土时，他还并不以为然地笑笑。他，就是近现代书法泰斗沙孟海，此行是他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返回故乡。记得那天，沙孟海拄着手杖，和陪同人员拍了很多照片。他还特意脱去帽子，请人为自己拍摄了一张与大樟树的合影。

大樟树也随着这张照片，永远定格在沙孟海对故乡的无限回忆中。此后，这张照片也成为他生前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张照片，一些沙孟海的展览、画册、报道等不同场合，都会不约而同地刊发这张沙孟海在大樟树下拍摄的照片。晚年的沙孟海特别想念故乡，曾动情地写下：“我爱祖国的各地各乡，但更爱故乡”。而他对大樟树更是念念不忘，还曾设想在树旁建一座碑亭，写一块碑记，来记录沙村的历史。

自村里小路依山而上，行至半山腰，路旁的高台上生长着一株圆柏。据介绍，1926年，曾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的沙文汉还只是一个刚从宁波甲种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原本其大哥沙孟海托人已经为他介绍了令常人羡慕的银行工作，但他却毅然放弃，回到了家乡，接替二哥沙文求的农运工作，担任沙村党支部书记，领导沙村农会成立农军。当年每次战斗出发前，沙文汉就在这株圆柏下集结农军，进行战斗动员。沙村农会的星星之火，就在圆柏下不断壮大，照亮着鄞东南的土地。沙文汉的组织能力也在此不断得到锻炼，使他有基础和有能力组织起了规模更大的大咸乡农会，还和卓兰芳等同志一起在象山港畔的罗浦（芦浦）领导了“罗浦暴动”，打响了宁波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沙氏故居位于村庄的最高处，银杏树就在故居后院的斜坡上。这棵银杏树为沙文求烈士少年时手植，沙文求曾创建了沙村的农会，后来赴广州，担任广州团市委秘书长，还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害于广州红花岗。当年沙文求种此树时，三弟沙文汉、四弟沙文威（史永）也都跟随而来，四弟史永尚年幼，在一边玩耍时，还一不小心掉进了哥哥为植树而挖的泥坑里。史永15岁便成为宁波共青团地委的组织部长，是李克农、潘汉年手下的谍海干才，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在敌人营垒中隐匿了18年，许多重要情报是从他手中流出来的。解放后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10月，当年迈的沙文求重回故乡时，看到曾经的银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回忆起往事，缅怀二哥沙文求，并爬到山坡的最高处，请人拍摄了一张与银杏树的合影照片。

沙孟海、沙文汉、沙文求和史永都已离我们远去，而他们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沙村三株“名”树的树影婆娑之中，叙述着历历往事，成为沙村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古村人文

樟树配图 龚国荣 摄

投稿邮箱：sar@cmb.com.cn